

# 一位批判邂逅者的生命圖像－Paulo Freire

施宜煌\*

## 摘 要

巴西教育家 Paulo Freire 於 1921 年 9 月 19 日誕生勒希非(Recife)，並以《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聞名於世。Freire 試圖喚醒窮者的學習能力，且畢生致力改善窮人的生命境遇，因心臟疾病於 1997 年 5 月 2 日病逝巴西聖保羅市，他身後所遺留的智慧遺產將持續對今日的教育理論與實踐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旨在探究 Paulo Freire 的生命圖像(1921-1997)，筆者依循時間脈絡將其生命圖像分為幾個階段詳述：(1) 早年的生活情形；(2) 大學畢業後早期的教學體驗；(3) 巴西時期的掃盲工作經驗；(4) 流亡國外從事掃盲；(5) 返回巴西從事改革；(6) 晚年生活。冀圖以上述探究為基礎，讓人們可以明瞭 Freire 的生命歷程。

關鍵詞：生命圖像、批判意識、識字、Paulo Freire

---

\*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 一位批判邂逅者的生命圖像－Paulo Freire

施宜煌

## 壹、前言

觀諸人類的生存情境裡，在講求專業化的今日，人們若欲發現像巴西教育家 Paulo Freire(1921-1997)同時涉及諸多學術研究領域者，實在不多。Freire 廣泛的論述，讓人們可從以下的面向來定位他：一位教育哲學家、知識哲學家(a philosopher of knowledge)、社會評論家(a social critic)、知識社會學家(a sociologist of knowledge)、成人教育家、解放的神學家(a theologian of liberation)及革命的理论家(a theorist of revolution)。特別地是，Freire 亦被稱為現象學學者(a phenomenologist)、存在主義者(an existentialist)、基督教徒(a Christian)及馬克思主義者(a Marxist) (Elias, 1994)。而 Freire 之所以有上述諸多學術研究頭銜，實因 Freire 同時涉及不同學術研究領域。也因此緣故，Freire 是上個世紀教育學術界具有舉足輕重的教育思想家，是批判教育學的引航人物 (Torres, 1998)。國內外諸多學者紛紛為文或著書探究 Freire 的生平與教育思想的影響性，記錄這位二十世紀的偉大教育思想家。

國外學者(Elias, 1976, 1994; Gadotti, 1994; Roberts, 2000; Smith, 1976; Taylor, 1993)探討 Freire 的生命歷程，並探索 Freire 思想中對於教育與解放的議題，亦探析意識覺醒等等相關議題。並探究一些關於 Freire 思想上的疑惑及可能性的錯誤問題，如 Allen 以為 Freire 的理論似乎先假定了受壓迫者與壓迫者二元區分的問題，但並無具體指出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身分為何（引自方永泉，2011）？國內學者（王秋絨，1988，2010；李奉儒，2003；湯仁燕，2004；詹棟樑，1989）探討 Freire 的教育勇氣與智慧，對話教學理念與實踐，進而闡發 Freire 的批判教學論對於臺灣當前教師進行教育改革的啟示。方永泉（2003）並將《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書英譯本翻譯成中文本。本文將立基在國內外學者的探討基礎上，藉由相關歷史文獻的閱讀分析，試圖勾勒 Freire 的生命歷程，進而建構 Freire 的生命圖像，以讓世人瞭解此位熱愛生命、富有教育勇氣的教育家。

## 貳、建構Freire的生命圖像

Freire 的生命歷程，是一持續且動態發展的歷程，可分為幾個階段及面向，正如同個人的身體與心智不斷處於變化 (Taylor, 1993)，Freire 的生命歷程亦處於變化中。為了方便敘述 Freire 多樣態的生命歷程，進而讓人們窺見 Freire 的生命圖像，筆者特將 Freire 的生命圖像分為以下幾個階段詳述：

### 一、早年的生活情形

#### (一) 父母親在早年生活中的角色

Freire 於 1921 年 9 月 19 日誕生勒希非(Recife)，位處巴西東北方的布爾能布庫州(Pernambuco)，是巴西的貧脊區域之一 (湯仁燕，2004)。Freire 的葡萄牙文全名是 Paulo Reglus Neves Freire (Torres, 1998)。因父親向出生登記局(Registry Office)辦理出生登記時，發生一點小錯誤，將「Re-gu-lus」誤植為「Reglus」。所以，Freire 十幾歲之後，便以 Paulo Freire 稱呼自己 (Gadotti, 1994)。

Freire 早年生活的歲月裡，父母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父親是 Joaquin Themistocles Freire，母親是 Edeltrudes Neves Freire (Elias, 1994)，母親較父親年輕 10 歲，是一位心靈論者(a spiritualist) (Gadotti, 1994)。在 Freire 情性及智性的發展上，母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Freire & Macedo, 1998)。

Freire 總是敘說早期的兒童生活是一段非常快樂的時光，並稱讚父母的耐心、容忍及愛人的能力。Freire 明瞭就是以上這些特質，所以父母可以營造一個和諧的家庭氣氛 (Freire & Macedo, 1998)。父母生育四個子女，而 Freire 是四位子女中年紀最小的一位。然有兩位子女，Freire 還來不及認識他們，已然離開人世間。Freire 早年的教育，父親甚為關心，並認為 Freire 應接受良好的教育，Freire 即稱父親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位教師。因此，在 Freire 早期的生命中非常尊敬父親 (Freire, 1978; Freire & Macedo, 1998; Gadotti, 1994; Taylor, 1993)。

Freire 的母親完成了高中學歷，並說了一口流利的法語。在家中，並未因母親是一位熱情的天主教徒而父親不是，進而彼此產生緊張關係。究其原因，乃是因為雙親可以尊重彼此的立場。然母親對於 Freire 的教育，最可貴之處在於母親總是信任 Freire (Elias, 1994; Freire & Macedo, 1998; Gadotti, 1994; Mackie, 1981)。而且，在

虔誠的天主教信仰下，母親堅持信仰與行為的一致性，甚至還曾為祖母對黑人女性的種族歧視行為而高聲抗議，認為天主教徒不應對不同族群有差別待異（湯仁燕，2004）。

Freire 小時候語言發展遲緩，直到 5 歲或 6 歲時，語言發展的情形才有所改善。早年接受教育時，父親對於 Freire 的教育有些嚴格，Freire 曾回憶並敘說在其家後院的芒果樹下，父親如何以小樹枝在沙地上教其寫字，並從分析音節(parsed syllables)幫助 Freire 認識一些新的字彙，於是沙地遂成為黑板。再者，後院的芒果樹下，也是 Freire 早年遊玩之處，銘印諸多童年的回憶 (Freire, 1987; Gadotti, 1994; Taylor, 1993)。

雖然 Freire 父親是一位軍官(army officer)，曾擔任陸軍中士，但絕非一位權威者，其也有柔情的一面。相較於母親的教育方式，母親以較溫和的方式來教育 Freire。在 Freire 與父母親的生命互動過程，Freire 從未懷疑父母對其關愛之心 (Freire, 1996; Gadotti, 1994)。而 Freire 的母親於 1978 年過世 (Freire, 1997b)。

## （二）早年生活現實環境的殘酷體驗

Freire 出生地勒希非(Recife)，是第三世界中極度貧窮落後區域。因此緣故，Freire 不久即被迫體驗到現實環境的殘酷。正當美國於 1929 年產生經濟危機，並波及巴西時，Freire 所屬中產階級的家庭亦受影響而陷於困境。因為 1928 至 1932 年的經濟大蕭條，使 Freire 就像其他人一樣，體驗了真正的飢餓與貧窮，並且大部分時間身處飢餓中，也使得他日後很少有時間上學 (Freire, 1998; Mackie, 1981; Shaull, 2000; Shor & Freire, 1987; Taylor, 1993)。Freire (1996:15) 曾敘說：

早年就讀小學在家寫功課時，曾數次為飢餓所擊倒。因為飢餓將書本中斗大的字，卻看成一片片的食物。

1931 年，Freire 與家人遷移至勒博道(Jaboatao)，並在此完成小學教育。勒博道是距離勒希非約 18 公里的小城市 (Freire, 1996)。Freire 的早年生活，可謂大都在勒希非與之後的勒博道度過 (Shor & Freire, 1987)。在勒博道時的生活情形，Freire 享受打足球與在勒博道河裡游泳的樂趣，並在那兒學會如何唱歌及吹笛子 (Freire & Macedo, 1998)。再者，Freire 喜歡狗，尤其喜歡小鳥。Freire 喜歡海水的溫暖，並喜歡在海灘上散步 (Freire, 1985; Freire & Macedo, 1998)。此外，足球是 Freire 特別喜愛的運動 (Freire, 1985)。而 Freire (1998:74) 自述：

早年住在勒博道時，常和一些貧窮階級的小孩玩足球，並且在和那些小孩相處的過程，深刻體悟何謂飢餓。

不久後，1932年10月21日的傍晚時分，Freire的父親與世長辭，當時Freire只有13歲(Elias, 1994; Freire, 1993, 1994; Freire & Macedo, 1998)。基此原因，Freire早年在學業上整整落後兩年，並且有些教師診斷其為心智障礙(mental retardation)，他幾乎不能申請中學。Freire早年深受貧窮經驗的影響，因此矢志幫助並試圖改善巴西東北部的窮人，使其從沉默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在沉默文化裡，人們無發聲的機會，人們被禁止參與所生存社會的轉化及生成。所以，也就被剝削人生為人的權利(Elias, 1994; Freire, 1975)。巴西窮人極為可憐，並對自身生命感到無奈，而導致此種現象之因即是富人掌控經濟的優勢，並對窮人無止盡的剝削。就剝削的關係而言，其本質是暴力的(Freire, 1997a)。而關於富人對窮人的剝削，在《心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Heart*)一書，Freire(1997b: 42)曾有以下深刻的敘述：

當我憶起祖國—巴西，常讓我想到富人的裝模作樣(smugness)及其對窮人不合理的作為。巴西窮人可以說生活在沒有希望的日子裡，他們長期的生命經驗竟然是由一連串的剝削拼湊而成，而他們的希望只有藉由在爭取正義的過程裡再次復活。

## 二、大學畢業後的生活情形

### (一) 充當貧民區勞動聯盟的律師

大學就學時，Freire研讀法律與哲學，並於1947年取得勒希菲大學法律學士學位。因為對於法律的研究，所以Freire就充當貧民區勞動聯盟(labor union)的律師。也正因為此項工作，促使Freire日後參與識字訓練(literacy training)的工作，並希冀藉由識字訓練形塑貧窮者的公民資格(Elias, 1976; Freire, 1998)。

文盲者缺乏精神麵包(bread of the spirit)(Freire, 1975)。Freire藉由識字訓練，作為提升文盲者的工具，以便使他們覺知所生存系統是如何地壓迫他們，並促使文盲者以適當並民主的行動來轉化其所生存的系統。故成人識字即是認知世界的行動(Alschuler, 1976; Freire, 1975)。換句話說，成人識字是促使文盲者認知生存系統是如何地壓迫他們，並激發他們以適當並民主的行動來轉化其所生存的壓迫系統，進而獲致身為一位公民應有的權利。故識字與獲得公民資格二者間具有密切的關係(Freire, 1998)。

## （二）對教與學的渴望

Freire 對天主教教義(Catholicism)的研讀，雖然曾經有一年沒有研讀其所主張的天主教教義。但當 Freire 聽到 Tristao de Ayade 鼓舞性的演說後，便再次擁抱天主教的信念 (Elias, 1994)。爾後，因內心充滿對教與學的渴望，後來 Freire 便步上教育之路，從事教學現場的教育實踐 (Freire, 1998)。

Freire 從幼年時，便希望將來能成一位教師 (Freire, 1993)。並自述自己大約在 19 歲與 23 歲間，發現教學是自己喜愛的工作 (Shor & Freire, 1987)。他對教育有著強烈的興趣，是緣於他對語言學和葡語文法的研究 (湯仁燕，2004：17)。

## （三）遇見妻子 Elza

22 歲時，Freire 的情感生活產生漣漪，Freire 遇見 Elza (Freire, 1993; Shor & Freire, 1987)。Elza 的全名是 Elza Maria Costa Oliveira (Elias, 1994)，Elza 並非 Freire 初戀的對象，14 歲時 Freire 陷入初戀，初戀的對象是在勒博道河畔洗衣服的女生 (Freire, 1994)。而 Freire (1993: 55) 自述：「當我開始在研讀法律時認識 Elza，而她在此時進入我的生命世界」。

過了一年，1944 年，Freire 在 23 歲時與 Elza 結婚 (Freire, 1985)，Elza 是一位特別的女生與教育工作者，也曾經是 Freire 的學生 (Elias, 1994; Freire, 1993; Shor & Freire, 1987)。Freire 是 Elza 的私人家教 (Shor & Freire, 1987)。

Elza 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後來 Freire 幫助 Elza 準備校長考試，使得 Elza 通過考試成為小學校長 (Freire, 1993; Shor & Freire, 1987)。

就實而論，由於太太的人格及教育工作的影響，使 Freire 更有系統地了解教育，對教育產生興趣 (王秋絨，1992：195)。對此，王秋絨 (1990：65) 有以下的敘述：

Freire 曾如此表白過：「我非常感激 Elza...，她以勇氣、理解、愛人的能力，對我所做之事表示興趣，對我的困難從不需要我的要求即主動協助，支持我度過許多困境。使我自結婚以來，就對教育問題產生系統性的探究興趣」。

在 Freire 傑作《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前言，Freire 敘說我要表達對於妻子 Elza 的感激，她是本書的第一位讀者，感謝她對於我作品的理解與鼓勵。並且，她是一位專注及批判性的聆聽者，而 Elza 是影響我極為深遠之人

(Freire, 1985, 1994, 2000)。

Freire 與 Elza 結婚後，他們共生育五位子女，三位女兒與二位兒子 (Elias, 1994)。值得一提，Freire 與 Elza 對於其子女的教育，採取民主而非權威的教育方式。Freire (1992:35) 敘述：

我們從來不會拒絕回答小孩所提的問題，甚至當我們在與別人交談時，我們都會先暫停我們的談話，並專注於他們的好奇心。因為，只有當我們展示對他們提問題之權利的尊重後，我們才能充分地導引他們關注於與我們交談之人的存在。

Freire 與 Elza 在勒希非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天主教行動團體(Catholic action group)工作。對看到存在於天主教信仰的教學與窮人生活方式二者間的矛盾，Freire 與 Elza 深感震撼。於是，Freire 與 Elza 開始致力幫助窮人，並從事掃盲的教學工作。如此的掃盲教學體驗，使 Freire 更加瞭解社會的不正義。在 Freire 後來的著作與對話中，他時常提及妻子 Elza 是一位合作者 (Elias, 1994; Freire, 2000)。

#### (四) 擔任高中教師期間的教學體驗

勒希非大學畢業後，Freire 有幾年在高中擔任教授葡萄牙文的老師，該高中也是 Freire 完成中等教育的學校。<sup>1</sup>並且，Freire 一邊從事葡萄牙文的教學，一邊研究葡萄牙文構造的法則，Freire 對此學問感到著迷，也充分展現 Freire 熱愛語言的研究。其實，擔任高中老師期間，Freire 對於文法及語言學(linguistics)深感興趣。而對於文法及語言學的興趣，後來也可從 Freire 對教育的分析中略窺一二。Freire 告訴人們，擔任高中老師時的主要興趣是語言學、語言哲學與溝通理論 (Elias, 1994; Freire, 1985, 1994; Shor & Freire, 1987)。

Freire 擔任高中教師期間，在教授學生葡萄牙文的過程，開始使自己瞭解教師的角色為何 (Freire, 1993)? 另，Freire 為了溯源識字方法，常與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開會討論。而為了提升批判思考能力，他邀請學校教師與家長共同探討一些議題，諸如規訓(discipline)、規訓與自由、自由與權威。也因此，開展其一生對於成人教育的興趣 (Elias, 1994)。

### 三、巴西時期的掃盲體驗

<sup>1</sup> Freire 完成中等教育的學校是 Colégio Oswaldo Cruz，該校位於勒希非 (Freire, 1994, 1998)。

### （一）任布爾能布庫州教育文化部主任

1946 至 1954 年期間，Freire 一直擔任布爾能布庫州社會服務的教育文化部主任，並從 1947 年開始實驗教導民眾讀、寫的方法，進而促使識字過程成為人民認知世界的行動。其實可以說，1947 年時 Freire 開始對於巴西東北部貧民成人識字教育，感到極大興趣（王秋絨，1990；Elias, 1976；Freire, 1975）。在 1947 到 1959 年間，由於參與成人識字運動的緣故，更促使 Freire 對於傳統識字方法的不滿，尤其這些方法在師生間所高舉的權威關係。因而，Freire 要求師生間應建立一種真正對話的關係 (Elias, 1994; Freire, 1975)。

### （二）完成博士論文並任教勒希非大學

1959 年，Freire 於勒希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ecife)完成博士論文，並獲博士學位 (Elias, 1994)。其博士論文為《教育與巴西現狀》(*Education and the Brazilian Reality; Educacaoe atualidade brasileira*)，探討成人文盲者的教學，並揭櫫教育即自由的實踐，此理念與《受壓迫者教育學》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一致 (Freire, 1998; Mackie, 1981)。之後，Freire 在勒希非大學任教，擔任該校「教育史」和「教育哲學」的教授 (Elias, 1994)。

Freire 的教育哲學思想首次在其博士論文中揭露後，在勒希非大學教授教育哲學與歷史時的著作，也可窺見 Freire 的教育哲學思想。甚至 Freire 早期在勒希非所進行的文盲教學實驗，亦可略窺其教育哲學思想 (Shaul, 2000)。另者，Freire 的教育方法也首次在其博士論文中呈顯 (Spring, 1994)。身為一位教授後，Freire 在成人識字運動的興趣依然沒有改變，甚至邀請學生參與其識字計畫，希冀藉由識字計畫，讓文盲者不只記憶單字及語法，而是使他們更能批判性地反省讀寫的過程，甚至是語言背後的深邃意涵 (Elias, 1994; Freire, 1975)。

### （三）投入各式的改革運動

Freire 最初的成就在成人掃盲工作中獲得。誠心而論，1950 年代，Freire 開始在巴西東北地區參加成人掃盲工作，於是積累了不少成人掃盲工作的經驗（黃志成，2003）。1960 年代初期，雖然 Freire 在巴西東北部投入各式的改革運動。然在所有的改革運動中，「識字運動」才是主要的改革運動，並且是最重要的議題，因為只有識字者才被允許擁有投票權，所以識字也就成為公民的要素 (Elias, 1994; Freire, 1985, 1998)。



巴西的識字運動，是政府的全國性識字計畫，該計畫的想法幾乎可歸諸 Freire 理念的應用 (Freire & Macedo, 1998)。Freire 認為人們無法讀寫是極為不正義的事，並認為變得識字，並非只是讀寫的過程，也是能民主地轉化並改造社會的過程。是以，識字的過程即為追求自由的文化行動，而且是破除神話的勇氣行動 (Alschuler, 1976; Freire, 1975, 1985)。

觀諸 Freire 的識字計畫(literacy project)，主張教學過程中批駁機械式的概念(mechanistic conceptions)；相反地，倡導植基於師生真正「對話」的一種理論與實踐。就 Freire 的取徑而言，如此的對話，是將學習者的存在情境加以設計呈現，並且不僅引導其獲得識字的技巧，更重要地是引導其覺醒自身的權利，且成為一位具有能力轉化其生活現實的個體 (Freire, 1975)。試圖讓人民在識字過程中成為主體，導引人民意識覺醒，讓人民有能力履行公民的權利，進而成為嶄新的自由人民(a newly liberated person)，避免文盲者淪為社會結構的邊緣人 (Freire, 1975, 1985, 1998; Kozol, 1978)。<sup>2</sup>Freire (1997a: 46) 即指出：

教導文盲者閱讀，其實能夠幫助文盲者克服自身神奇意識(magical consciousness)及素樸意識( naive consciousness)，進而幫助他們發展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

進一步來說，在 60 年代時期，Freire 是勒希非大學的教授，並於全國識字運動時期與巴西東北部的農人一起並肩作戰 (McLaren & Leonard, 1993)。所以，人們可以看到巴西東北部鄉村與城市的協會產生，大約有 1300 個農人協會在一年內被建立。Weffort 在 Freire 《教育即自由的實踐》(*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一書葡萄牙文版的導言，指出此時的識字運動，對於巴西而言深具重要性。再者，Weffort 在導言中亦指陳文盲與社會經濟蕭條二者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而巴西的菁英分子卻是有目的加劇此一情形 (Elias, 1976, 1994)。

#### (四) 創立「民眾文化運動」組織

1960 年代時期，Freire 發展一種識字理論，該理論的信念是奠基在個體與他人的對話邂逅，每個人皆能以批判性的視野參與其所生存世界的生成 (McLaren & Leonard, 1993)。且 Freire 於 1961 年與一些志趣相同者創立了勒希非「民眾文化運動」(The Movement for Popular Culture)組織，成為「民眾文化運動」的創立者之一，

<sup>2</sup> 關於社會結構邊緣人之「邊緣」(marginality)的義涵，Freire (1975:10) 敘述「邊緣」是包含飢餓、生病、痛苦、絕望、犯罪及瀕臨死亡等等的觀念。

<sup>3</sup>並擔任勒希非「民眾文化運動」成人教育計畫的總協調員。藉由參加「民眾文化運動」組織，Freire 與這一文化圈的成員經常聚集在一起，討論民眾與識字問題，在這個基礎上 Freire 形成了他的成人識字教育之基本思想（黃志成，2003；Freire, 1998；Freire & Macedo, 1998）。

「民眾文化運動」組織運用視覺輔助設備，將所討論的不同議題以戲劇性的方式呈現。這樣運用的結果頗令人滿意，所以 Freire 決定其識字訓練也應用此種方式呈現。Freire 幾年來在巴西運用這個方法，眾人皆說相當成功。安吉可思城(Angicos)就有 300 個工人在 45 天內學會讀寫 (Elias, 1994; Elias & Merriam, 1995)。

「民眾文化運動」組織其實也試圖提升人民的階級意識(class-consciousness)，進而增加民眾投票的比率 (Elias, 1976)。在《批判意識的教育》一書(*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Freire (1997a: 41) 敘說：「擔任勒希非『民眾文化運動』成人教育計畫總協調員的工作經驗，孕育早期的教育信念」。

### (五) 管理勒希非的識字教育

1958 年就任的勒希非市長 Arraes，非常積極地將教育帶入農村貧民，使這些農民脫離文盲的境遇（湯仁燕，2004）。1962 年，對 Freire 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勒希非的市長 Arraes 為了提升成人的識字率，要 Freire 管理勒希非的識字教育。勒希非市長並贊助了一項文盲教育方案，邀請 Freire 擔任協調員(教師)。此時，Freire 發明了著名的文化鏈(culture circles)教學單元，並運用文化鏈與討論團體(discussion groups)來提升成人識字教育的成果 (Elias, 1994; Mackie, 1981)。

### (六) 擔任國家文盲教育方案的主任

1963 年，Goulart 總統邀請 Freire 擔任「國家文盲教育方案的主任」(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Literacy Programme)，並至教育部組織成人識字方案。至此，1963 年 6 月時，Freire 文盲教育措施的影響，從勒希非含蓋到巴西全國 (Elias & Merriam, 1995; Freire, 1997a; Mackie, 1981; Shor & Freire, 1987)。

1963 年是 Freire 識字運動真正開始的一年 (Elias, 1994)，並獲得一定的成就（詹棟樑，1989）。然 Freire 在巴西的識字運動可說是簡短的歷史，因識字運動實驗的存活時間極短，不滿一年。但這些識字運動實驗的結果卻還是令人印象深刻 (Elias,

<sup>3</sup> 在識字運動實驗的早期階段，Freire 直接與「民眾文化運動」組織一起工作，該運動由羅馬天主教領導之。之後，共產黨逐漸滲入此運動中，並取得領導地位 (Elias, 1994)。

1994; Freire, 1998; Shor & Freire, 1987)。

## 四、流亡國外從事掃盲

### (一) 被捕入獄

雖然，Freire 於 1964 年計畫成立二萬個討論團體，以教導二千萬文盲者。然巴西的保守派開始反對，並控告 Freire 利用識字方法，散佈顛覆革命的理念 (Elias & Merriam, 1995)。但 Freire 所發展出來的成人識字教育方法廣為天主教教會(Catholics)所採用，同時亦為巴西東北部進行識字運動者所採用。如此結果卻使得 Freire 被視為對舊勢力權威形構威脅，而於 1964 年的軍事政變被捕入獄。<sup>4</sup>故 Freire 在巴西的文盲識字工作於 1964 年 4 月突然停止。由於軍隊顛覆了古拉特政府，與許多左派團體的領導者一樣，Freire 被捕入獄。在獄中期間，Freire 開始寫作第一本著作《教育即自由的實踐》(*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此書是在 1964 年開始被監禁時的一些筆記，並於 1969 年在其流放的智利出版，本書英文版收錄於《批判意識的教育》第一部分(該書共有兩部分)。再者，《擴充與溝通》(*Extension and Communication*)是一短作(寫於 1968 年)，收錄於《批判意識的教育》一書(第二部分)，也是一重要且不能忽視的著作。就實而論，倘若「國家文盲教育方案」沒有於 1964 年的軍事政變被終止，則在巴西全國各地將有超過兩萬個文化鏈的設立。Freire 被捕 75 日之後，才從監獄中被釋放，朋友及家人皆一致認為 Freire 再居住於巴西，都將不具任何意義，遂勸進 Freire 離開巴西 (Elias & Merriam, 1995; Freire, 1975, 1985, 1993, 1997a, 1998; Shaul, 2000; Taylor, 1993)。

### (二) 短暫停留玻利維亞兩個月

1964 年 9 月，Freire 離開聖保羅，在玻利維亞(Bolivia)大使館的政治庇護下，於 10 月前往玻利維亞。在 Freire 抵達玻利維亞不久後，恰巧玻利維亞發生軍事政變(military coup)。再者，因氣候、該國的海拔高及可能無法找到工作的緣故。所以，Freire 只在玻利維亞停留兩個月，便前往智利(Chile)的聖地牙哥(Santiago)，展開其流亡之路。在流亡的過程，Freire 帶著妻子 Elza 及五個小孩，開始展開新生命與著

<sup>4</sup> 有關 Freire 被捕入獄，其在勒希非曾經兩次被捕，進而監禁 (Freire & Macedo, 1998)。Freire (1985:180) 曾敘說自己在流亡之前，曾經被監禁兩次，一共 75 日。然而，卻無人紀錄 Freire 兩次被監禁的時間。較親近 Freire 的傳記者及評論家，如 Shaul、Gleeson 及 McLaren 認為只有 70 日 (引自 Taylor, 1993)。所以，關於 Freire 在巴西被監禁幾日，似乎仍無定論。而在監禁結束之後，Freire 自述又被帶往 Rio de Janeiro 進行進一步的詢問 (Freire, 1985)。

述的階段，並思索更多關於教育的政治問題 (Elias, 1994; Freire, 1994; Freire & Macedo, 1998; Taylor, 1993)。

### (三) 抵達智利時的滿懷理想

Freire (1994: 34) 自述：「當我們抵達智利時，滿懷熱情、希望、傷心及夢想等等，而不放棄自己的理想」。所以，在智利時，Freire 因嶄新的政治、教育及改造意識的關係，立刻自覺自己的再生 (Shor & Freire, 1987)。並且智利的環境，促使 Freire 得以在不同的生活脈絡檢視自身的教育方法及教育實踐，而流亡生活也促使 Freire 重新思索巴西的現狀 (Gadotti, 1998; Shor & Freire, 1987)。

1964 年 11 月到 1969 年 4 月間，Freire 住在智利大約四年半，並於 1969 年，離開智利。在此段時間，Freire 被邀請到美國從事教學工作。此外，Freire 亦至世界教會議會(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服務 (Freire & Macedo, 1998)，並擔任該議會全球性的主席(a worldwide chair) (Freire, 1992)。在此段時間裡，Freire 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應該是 1969 年的《教育即自由的實踐》(*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源於 1964 年坐監時的一些摘記 (方永泉, 2003)。

《受壓迫者教育學》是在智利期間 Freire 撰寫的第二本著作，其是 Freire 最為著名的著作，為 Freire 建立國際教育學者的殊榮。此書於 1968 年首次出版，英文版則於 1970 年出版。Freire (2000) 敘說倘若只有思想與研究，並無法創造出這本《受壓迫者教育學》。此書內容深植於具體的情境，並且描述勞工與中產階級的反應，這些都是 Freire 在實際從事教育工作時直接或間接觀察所知。更確切地說，此書是 Freire 在其教育實踐上的哲學省思，其是批判與激進的，所以此書的核心理念主張教育即自由的實踐 (Elias, 1994; Freire, 1998)，其勾勒出一種革命性教育的理論分析。雖然，有些評論家覺得這本書內涵模糊不明確、冗長、抽象及複雜。然而，此書依照 Aronowitz 的講法，已然達到經典之作的標準 (Macedo, 2000)。Elias (1994) 亦認為此書在一些教育書籍中幾乎已達經典之作的地位。再者，《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的英譯本，在世界各地的銷售至目前為止已超過 75 萬本，而此書也被轉譯超過二十幾種語言 (Freire & Macedo, 1998)。

在智利時，Freire 花費五年時間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智利農業改革訓練與研究機構(Agrarian Reform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 ICIRA)，一起著手進行成人教育計畫。此外，Freire 並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五年，與擔任智利農業改革訓練與研究機構的顧問。另者，Freire 亦與位於聖地牙哥的智利大學有些

互動，並在智利大學獲得教職。那時，Freire 也受聘為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顧問，並且在智利郊區及市區，與一些團體進行新穎的教育實驗 (Elias, 1994; Elias & Merriam, 1995; Shaull, 2000; Taylor, 1993)。

Freire 流亡智利，正值 Montalva 擔任總統。他是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支持當選的。Freire 為蒙達瓦天主教民主政府指導國家識字計畫，此計畫由成人教育特殊計畫部門(the Department of Special Planing for the Education of Adults)所執行，領導人為 Cortes，而 Cortes 是聖地牙哥一所夜間學校的校長。Freire 在該地工作兩年期間，因為成功地減少智利的文盲人數，Freire 團隊並為智利榮獲一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獎項 (Elias, 1994)。此外，因流亡智利的經驗，更將 Freire 的思想推向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Morrow & Torres, 2002)。

#### (四) 麻塞諸塞的劍橋生活

1969 年 4 月到 1970 年 2 月，Freire、Elza 與其子女住在麻塞諸塞(Massachusetts)的劍橋(Cambridge)，並且以自己的思想在哈佛大學教授一門課程 (Freire, 1992; Freire & Macedo, 1998)。此外，Freire 並成為哈佛大學「社會變遷及發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的榮譽會員，以及哈佛大學「教育與發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SED)的教授。應邀到美國後，Freire 有機會躍居成人教育的世界舞臺。在美期間，Freire 一方面有機會與北美的教育學者接觸，如 Shor、Giroux 及 Macedo 等激進的教育社會學學者對話文盲教育及文化政治學的問題，使他所提出的教育意識覺醒、教師權威、教育自由與權力的問題，經由彼此的對話辯論，而更堅定自己的主張。再者，大約在此時，Freire 亦與 Illich 有所接觸。雖然，Freire 與 Illich 二者同為教育激進論者，但二者的思想仍然有些差異 (王秋絨, 1990; Elias, 1994)。

另外，在美國停留時期，Freire 為《哈佛教育雜誌評論》(*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撰寫了兩篇文章，這些文章不久後以單一主題討論的專書出版—《追求自由的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關於這些文章，後來又在《教育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一書中再版。再者，從這些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窺知 Freire 是位馬克思主義者，Freire 指陳第三世界文盲者的處境可謂被虛無化及邊緣化 (Elias, 1994)。

#### (五) 定居瑞士日內瓦

Freire 前往瑞士(Switzerland)日內瓦(Geneva)，並於 1971 年定居於日內瓦，展開

其生涯的另一階段，且在瑞士日內瓦大學(the University of Geneva)講學，與日內瓦大學教育學院學生分享其思想。在日內瓦度過 10 年的流亡歲月 (Elias, 1994; Freire, 1992; Freire & Macedo, 1998)。

在日內瓦，Freire 擔任「世界教會協會的教育特別顧問」(Special Educational Consultant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讓 Freire 有機會參與世界很多地區的教育計畫，並幫助這些地區提升識字的成效，如著名的秘魯(Peru)、安哥拉(Angola)、莫三比克(Mozambique)、坦尚尼亞(Tanzania)、尼加拉瓜(Nicaragua)、格瑞那達(Grenada)及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Freire 參與這些國家的教育計畫都是遵循相同的模式，以提升這些地區的識字成效，進而強化該地區政府與經濟，使其教育的質與量有所提升。並且，進而降低文盲數，以使廣大民眾覺知生活體系是如何地壓迫他們。因之，Freire 的識字計畫是促使個體意識覺醒的方法 (Alschuler, 1976; Elias, 1994)。

Freire 擔任「世界教會協會的教育特別顧問」長達十年，該組織位於瑞士日內瓦 (Elias, 1994; Kirkwood & Kirkwood, 1989; Shaul, 2000)。此外，Freire 也擔任文化行動組織的主席(*the Institut d'Action Culterelle*, IDAC)，這個組織試圖宣傳 Freire 意識覺醒的理念與出版其文獻，希冀將 Freire 意識覺醒理念運用於不同的文化情境脈絡中。在世界教會服務期間，除了傷心地巴西外，Freire 足跡遍及非洲、<sup>5</sup>亞洲、澳洲與美洲等地 (Elias & Merriam, 1995; Freire, 1985; Freire & Macedo, 1998)。

## 五、返回巴西從事改革

### (一) 巴西走向民主化

1980 年代初，在軍人統治十多年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巴西人民強烈要求重新民主化的呼聲日益高漲，巴西正處於一個走向民主化政權的轉變時期。在這時期中，軍人政權開始實行政治開放政策，恢復被取消的政治權利，允許被流放到國外的人返回巴西。在此種形勢下，Freire 終於結束了流亡生活，並於 1980 年 6 月返回巴西，居住於聖保羅市(São Paulo) (黃志成, 2003; Clarke, 1998; Freire, 1993)。當 Freire 從日內瓦結束長達十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巴西，好友 Gadotti 很有技巧性地

<sup>5</sup> 關於在非洲的解放實踐，Freire 在與 Macedo (1987) 的會談中，敘說自己對於非洲人民為了解放所做的努力，深感興趣。並且，由於自身的好奇與樂趣，致力於莫三比克、綠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安哥拉、及幾內亞—比索等地的解放。再者，Freire 認為非洲在文化上與巴西有著相似性，因二者皆為葡萄牙所統治過。

幫助 Freire 獲得大學教職 (Freire, 1985; Torres, 1994)。Gadotti 與 Freire 往來密切，直到 1997 年 Freire 過世，在一起工作 23 年。在這 23 年的歲月裡，Freire 逝世的前幾天，Gadotti 還與 Freire 討論一些由弗雷勒中心(Instituto Paulo Freire)所發展的計畫 (Gadotti, 1998)。

總之，1980 年 Freire 在外流亡 16 年，曾住過三個不同的地區：分別為智利的聖地牙哥、麻塞諸塞的劍橋與瑞士的日內瓦 (Freire, 1993; Shor & Freire, 1987)。之後終於回到巴西。在這 16 年的流亡生涯，Freire 由於遍走世界不同的地域，因而更能瞭解巴西的處境。

## (二) 重新學習巴西的一切

返回巴西後，Freire 便試著再去學習巴西的一切，因此他試圖走遍巴西各地，並與不同學生、教師及出版業者對話。在和學生的對話，Freire 有時一次和 3000 位學生對話 (Freire, 1992, 1993; Shor & Freire, 1987; Torres, 1993)。並且，每星期至少花兩個下午的時間與貧民區的人們交談。此後，Freire 一邊從事理論著作，發表了大量的談話紀錄 (黃志成，2003)。另一方面，自從 1980 年起，Freire 擔任聖保羅天主教大學教育學院的教授與卡皮納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mpians)的教授 (Torres, 1993)。

當 Freire 回到巴西後，再試著去了解巴西的過程，Freire 發現一些不同於以往的事情，那即是巴西女性的抗爭，抗爭不再繼續成為男性使喚的對象。此外，Freire 亦發現巴西的一些黑人亦較以往覺知自身的生命處境 (Shor & Freire, 1987)。

## (三) 創立「凡萊達教育中心」和參與巴西工黨教育委員會

往後，Freire 既與民眾教育工作者展開討論，又經常出席國內外的研討會和各種大會。Freire 尋求和利用各種機會宣傳和傳播他日趨成熟的教育思想和理論。此外，Freire 還創立了「凡萊達(Vereda)教育中心」。該中心聚集了許多曾參與 60 年代「民眾文化運動」的同仁，Freire 與他們一起共同探討當代的許多教育問題。Freire 還參與了巴西工黨教育委員會的工作，並接受了聖保羅大學工黨(the Workers' Party)名譽主席的職務。就工黨而言，其是反對那些權威的知識分子們 (黃志成，2003; Freire, 1993)。<sup>6</sup>由此可以窺見，Freire 在不同教育系統之組織的重要性。1986 年的 8 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了一篇文章，即強調 Freire 在不同教育系統

<sup>6</sup> Freire 是在瑞士日內瓦加入工黨的，並成為工黨的建立成員 (黃志成，2003; Freire, 1993)。

之組織的重要性 (Gadotti, 1994)。

## 六、晚年生活

對 Freire 生命造成莫大打擊即是妻子 Elza 的過世, Elza 因心臟衰竭, 病逝於 1986 年 10 月。Elza 的突然病逝, Freire 不僅失掉其終生伴侶、朋友與愛人, 也失掉其樂天的性情及對生命的需欲 (Freire, 1993; Macedo, 2001; Torres, 1993)。誠心而論, Freire 妻子 Elza 的過世, 對 Freire 產生極大的影響, 導致他痛苦不已。Freire (1993: 97) 自述: 「Elza 對其生命有著深刻的影響, 她的死如同我也死一樣」。

之後, 另外一位女人幫助 Freire 重拾對生命的需欲, 讓 Freire 覺得對自身的生命有權利與責任, 讓 Freire 重浸在愛裡, 那位女人即是 Ana Maria Araújo。於是, 在 1988 年, Freire 再度結婚, 結婚的對象便是 Ana Maria Araújo (Freire, 1993; Torres, 1993)。

Ana Maria Araújo 較 Freire 年輕 12 歲, 年紀也比 Freire 第一任妻子 Elza 小 7 歲 (Freire, 1993a)。Ana Maria Araújo 是 Freire 家庭的朋友及以前擔任高中教授葡萄牙文時的學生, 其父親是從事教育者, 而 Freire 任職私立高中的擁有者即是 Ana Maria Araújo 的父親 (Freire, 1993; Torres, 1993)。再者, Freire (1993: 97) 自述:

與 Ana Maria Araújo 結婚, Ana Maria Araújo 並未從此就取代第一任妻子 Elza 在內心中的地位, 而我也沒有取代 Ana Maria Araújo 已故丈夫 Raul 在其心中的地位。和 Ana Maria Araújo 相愛, 並不代表就要遺棄過往的所有記憶, 並不代表就要否定過去。

Freire 曾敘說: 「Ana Maria Araújo 不僅教我再一次愛人的能力, 並且給予我一種智識的能量。倘若沒有她, 我的新書《希望教育學: 再體驗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Hope: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將無法完成。此外, Ana Maria Araújo 不僅給予我一種智識的能量, 她也使我重新創生早期的理念, 更使我獲得重生」 (Freire, 1993; Macedo, 2001)。

1989 年 1 月, Freire 進入了巴西最大城聖保羅市的市政府領導階層, 擔任聖保羅市的教育局長。除負責全市中小學的教育外, Freire 還領導全市的成人教育和掃盲教育工作。掃盲教育工作, 識字是治療文盲者的良藥, 是幫助他們回歸健全社會結構的途徑。另, 在任職聖保羅市教育局長期間, Freire 實踐一些長久以來奮鬥的



理念，Freire 積極開展廣泛的教育改革，如課程改革、學校管理改革及師資培訓改革等。這些教育改革和新教育計畫的實施，使得 Freire 終於有機會將他的解放教育思想在自己的國家付諸實施，並且不是以學術顧問的身分，而是以一位大城市決策者的身分來實施（黃志成，2003；Freire, 1975, 1993; Torres, 1998）。

此外，從 1987 到 1995 年，Freire 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評審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於每年夏季在巴黎召開會議，並從世界五大洲選出最好的識字方案與計畫，給予獎勵，該獎項並於每年 9 月 8 日的國際識字節(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 頒授 (Freire & Macedo, 1998)。

1991 年 5 月，由於諸多因素，Freire 正式辭去聖保羅市教育局長的職務。但接替 Freire 職位的是位親密的合作者。因而，Freire 的教育改革依然持續進行。同時，Freire 也答應仍保留聖保羅市政府榮譽大使的稱號（黃志成，2003）。1991 年的第二個學期，Freire 擔任聖保羅大學(USP)的訪問教授，此大學是巴西最古老，並且最為著名的大學之一。在該大學裡，Freire 參與更多的活動，在不同的學院演講等等 (Freire & Macedo, 1998)。

晚年的 Freire，可謂二十世紀後半期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家，亦是一位政治行動者，一位充滿熱情的改革者。若稱 Freire 的影響是世界性的，一點也不為過 (Berthoff, 1987; Carnoy, 1997)。然揆諸人的一生，生命有起始之時，亦有落幕之刻。西元 1997 年 5 月 2 日的清晨，Freire 因心臟發作，與世長辭，享年 76 歲。在 Freire 因心臟病逝世的幾天後，好友 Gadotti 對於 Freire 的突然逝世深感遺憾，Gadotti 敘說 Freire 死於其智識能量最為鼎盛之時。在其逝世時，尚有一本來不及完成的著作，以及諸多正在執行的計畫。然而，就實而論，雖然 Freire 有形的生命已然結束，但其身影及洋溢熱情的聲音，卻留給世人無限的回憶 (Freire & Macedo, 1998; Gadotti, 1998; Roberts, 2000; Torres, 1998)。而 Freire 在巴西及智利的著述，也已在無形中對那些受壓迫者造成深遠的影響，使他們對於未來生活燃起嶄新的希望，提供他們解放及教育自身的方式 (Haviland, 1973)。

以上是筆者針對 Freire 生命歷程的探討，筆者依循時間順序從 Freire 早年的生活情形、大學畢業後早期的教學體驗、巴西時期的掃盲工作經驗、流亡國外從事掃盲、返回巴西從事改革與晚年生活，分別深入探討，冀望依循歷史脈絡盡量還原 Freire 的生命樣貌，進而窺探 Freire 的生命脈動、建構 Freire 的生命圖像。

## 參、綜合回顧

自私往往使得人們無法窺見生命的真諦。揆諸人類實存情境，由於人的自私心作祟，因此在人與人的互動過程，統治階級往往以維護自身的利益為著眼點，進而使自身成為階級體系運作的邏輯 (Freire, 1985)，所以便觸動諸多壓迫的非人性現象，阻礙人通往生命真諦之路。

於是，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間，統治階層所進行的政治活動，往往會運用囤積式的觀念來促進受壓迫者的消極被動，進而讓受壓迫者的行動和其被淹沒的意識狀態相符應。再者，統治階層利用受壓迫者消極被動的特性，進行口號的宣傳灌輸，填塞受壓迫者的意識，而此種口號往往導致受壓迫者對自由萌生更多的恐懼。此種非人性的作為，與真正的解放行動過程是不相容的（方永泉，2003；Freire, 2000）。就 Freire 所處巴西社會徵候而言，即是如此。

回顧 Freire 的生命軌跡，從小飢餓的體驗，加上早年生活的困境使得求學過程不順利，雖然他在上學前已具備閱讀的能力，然貧窮與飢餓卻促使其上大學的時間延後，此乃因為當時 Freire 所處的情境使其無法接受教育，而 Freire 也對於自身所處的困境有所覺知。此種對於因貧窮與飢餓所導致苦痛及學業成績低落的認知，及與貧童相處中瞭解「饑餓」對他們所造成的痛苦，對 Freire 往後的生命影響深遠。早年如此的生命困境與感受，遂促使 Freire 於 11 歲時便立下志願，決心將其生命致力於泯除飢餓的抗鬥中，希冀使窮人免於遭受飢餓的苦難 (Freire, 1998; Shaull, 2000; Shor & Freire, 1987; Taylor, 1993)。在《致克里斯汀娜的信函：省思我的生平與著作》(*Letters to Cristina: Reflections on My Life and Work*)一書，關於巴西窮人的饑餓情形，Freire (1996: 15) 曾有以下翔實的敘述：

它是一種令人深感非常真實與具體的飢餓，但我們卻無明確的時間可以擺脫這種飢餓的狀態。即使我還不致飢餓到像某些人的緊急程度，然而我能了解此種飢餓經驗並非那種剛經歷扁桃腺手術的經驗，也絕非似節食的經驗一樣。相反地，當飢餓來臨時，其是沒有事先告知的。在可預見的未來裡，飢餓似乎也無結束的可能。我們的飢餓可能會吞噬我們整個孱累的身體，並使我們變得面黃肌瘦不堪。在我們同班同學中，有多人嚐過這種飢餓，而且直迄今日，饑餓仍然致使諸多巴西人慘遭折磨，每年都有很多人因面臨飢餓而死。

正因 Freire 大部分時間身陷飢餓中，所以促使 Freire 從那些飢餓的經驗中深刻瞭解階級的意涵，並致力於泯除窮人飢餓的抗鬥中 (Shor & Freire, 1987)。

Freire 生長於天主教家庭，所以在青年時期就已具有一種民主激進、反主流、天主教的思想，這種思想構成以後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黃志成，2003；Elias, 1976）。Freire 深信人是可以轉化其生活世界的存有（Freire, 1997a）。當個體生活於不合理的現實中，若能夠覺醒生活現實的不合理，並付諸真實的行動，往往能夠加以轉化。受此思想的影響，Freire 毅然地投入巴西的識字運動，希冀藉由識字計畫解放巴西的文盲，讓他們瞭解生活世界壓迫的本質，有足夠的勇氣去轉化外在不合理的壓迫，以實踐更為民主的生活與教育。Freire (1997b: 89-91) 認為：

若要使巴西的社會愈來愈民主，則要從對抗飢餓、失業、健康危象與教育上所存在的不合理現象開始。

在這奮鬥過程，第一任妻子 Elza 是一位伴隨左右的合作者，Freire 非常感謝妻子的付出（Freire, 1997b）。雖然，Freire 所推行的識字計畫展現成效。然巴西的保守派開始反對，並控告 Freire 利用識字方法，散佈顛覆革命的理念（Elias & Merriam, 1995）。致使 Freire 被捕入獄。但是，持平言之，被監禁的日子對 Freire 是一種學習的經驗（Freire, 1985）。之後 Freire 流亡國外，自述流亡的經驗讓其體悟良多（Shor & Freire, 1987）。流亡的經驗，亦促使 Freire 有能力參與社會的重建（Freire, 1993）。

Freire 被譽為全世界最為著名的識字運動專家及激進<sup>7</sup>的教育者（Gadotti, 1994）。Freire 從默默無聞到享負盛譽，並且在非洲與歐洲受到當地人們的稱讚，在巴西當地亦有所成就（Taylor, 1993）。雖然 Freire 的教育思想已在整個拉丁美洲、非洲，甚至高度發展國家漫延開來，但其思想在自己的國家巴西卻遭遇宰制階級的抗拒（Gadotti, 1994）。

其實，從 Freire 的著述及實際的教育實踐，人們可感受到 Freire 對生命的熱誠，對於生命的熱愛，感受到其熱愛世人，並試圖幫助世人。是故，Freire 主張個體應創造自身愛人的能力，而此一愛人的能力將在個體付出愛時更為增強，並且將在個體逃避付出愛的當下轉為薄弱（Freire, 1985）。正因為上述的體認，Freire (1993: 136) 曾言：「我用全部的生命能量在生活，因為我熱愛生命」。所以，Freire 要用其熱誠，要用其對於生命的熱愛，藉由教育實踐使人獲致解放，進而締造人性化的教育。再者，藉由人性化的教育，讓壓迫者與受壓迫者同時獲得解放，進而創生更人性化的社會。另者，也間接呈顯出 Freire 對於人們如何獲致解放的關注，在 Freire 與

<sup>7</sup> 這裡的激進(radical)意指左翼(left-wing) (Gadotti, 1994)。而 Freire 的理論之所以被認為是激進的，因為其理論立基於政治上的意涵，並且試圖藉由教育導引社會、政治及經濟的變革（Elias & Merriam, 1995）。

Macedo (1987) 的會談，渠敘說自己對於非洲人民為了解放所做的努力深感興趣。並且，由於自身的好奇與樂趣，致力於莫三比克、綠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安哥拉、及幾內亞—比索等地的解放。

時代遞嬗，雖然 Freire 無法與我們一起跨越千禧年，但是當世界各地壓迫勢焰披猖之際，當我們今日再靠近並省思其睿見，仍然存在著咀嚼不盡的深意和餘韻。並且，可以感受到 Freire 慧眼獨具的燭照和對非人性化社會及教育的深刻闡釋。無怪乎 Freire 思想被舊勢力認為是一種威脅。Macedo (2000: 12) 即指出：

中美洲、南美洲、坦尚尼亞、智利及幾內亞—比索等處之學生，都奮力試圖推翻專制政體與具壓迫性的非人性化社會，他們皆熱情擁抱 Freire 及其解放計畫。因為 Freire 的著述有著如此的影響力，這也難怪當 Freire 成功教導巴西農民閱讀之後，卻使其被捕入獄，甚至因而流亡一段時間。

從以上所述，也讓人們窺見 Freire 思想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直至今日，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人們仍然擁抱其思想，並深受其著作的影響 (Freire, 1985)，希望自身對於外在現實能夠擁有不斷更新的覺知。Freire (1985: 191) 即敘說：

在英國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遇到一位音樂人，而那位音樂人深為《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所感動，並且創作出音樂版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再者，一位住在南韓的人，其寫信告知並感謝 Freire，此書幫助其深入瞭解南韓的社會，使其對外在現實能夠擁有不斷更新的覺知。

沒有熱誠與愛，將無法產生任何希望 (Freire, 1994)。而正因為 Freire 的思想充滿對生命的熱誠與熱愛，所以其總是以希望的視域來面對人類社會，並思索如何貢獻於人類社會。而 Freire 對生命充滿熱誠與熱愛的思想，若能將其用來開展教育理論與實踐的視野，相信將為教育的發展挹注更多生機。然而，Freire 的思想亦有其不足之處，如方永泉 (2011: 79) 指出：

女性主義教育學者 Noddings，在評論 Freire 的受壓迫者教育學時，說及：「Freire 已了解到，當受壓迫者步向解放的過程中，很可能去模仿壓迫者，而 Freire 也極力反對這樣的模仿。但，因為 Freire 沒有在自己的教育學考量壓迫者的角色，他因而無法有效地防止這樣的悲劇結果發生」。Noddings 進一步分析，由於 Freire 往往在其主張中作出「二元對立」的論述，使得受壓迫者與壓迫者之間截然二分，Noddings 認為我們其實無法對於壓迫者與受壓迫者作出截然二分，為了彌補 Freire 學說中的缺憾，她因而主張在 Freire 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之外，

還需要有一種新的「教育學」—亦即一種專門爲了壓迫者所設計的教育學(a pedagogy for the oppressor)—的存在。Noddings 主張，愈是壓迫者愈需要再教育，故我們需有一種「爲了壓迫者的教育學」。

故就實際的情形來說，Freire 在分析教育或社會現象時，傾向採取二極對立、比較或對照，落入過度的簡化，如囤積式教育—提問式教育、壓迫者—受壓迫者、對話—反對話（湯仁燕，2004）。再者，美國教育學者 Elias (1994: 31-32) 指陳：

當人們揆諸 Freire 的主要著作，其內容言及並引註自哲學家、神學家、政治社會家、社會學者、人類學者、歷史學者、教育學者及語言學者。然而，如此引註不同領域的文獻，要判定 Freire 理論的原創性便凸顯其困難性。再者，要評價 Freire 所建構之理論命題的價值性亦凸顯其困難性。

持平而言，筆者認為 Elias 所言並不無道理。就事實而論，當一位思想家的著作如此引註不同領域的文獻，的確較難窺見該思想家思想的原創性。

總的來說，經由以上對 Freire 生命歷程(1921-1997)的探究，生命圖像的建構，可窺知 Freire 一生持續不斷地變化著，因而生命經驗亦是豐富多樣。然不同時期的生命階段，Freire 都認真生活，並思索對人類社會能有所貢獻。觀諸 Freire 一生，其思想與著作是生命歷程中不可忽視的一環。Freire 的思想與著作已然從巴西的東北部逐漸延伸發展至整個美洲大陸。並且，其思想不僅在教育領域影響深遠，在國家向上發展的過程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為讓世人瞭解這位富有教育智慧與勇氣的教育家，本文遂建構 Freire 的生命圖像(1921-1997)，記錄這位二十世紀偉大的巴西教育家。現將 Freire 的生平大事以表 1 呈現，讓人們更能清晰瞭解 Freire 的生命圖像。

表 1 Freire 的生平大事

時 間	大 事
1921 年	9 月 19 日，Freire 誕生巴西東北方布爾能布庫州的勒希非。
1929 年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並波及巴西，Freire 所屬中產階級的家庭亦受影響而陷於困境。
1931 年	Freire 與家人遷移至勒博道。
1932 年	10 月 21 日，Freire 的父親與世長辭。
1943 年	Freire 遇見 Elza。
1944 年	Freire 與妻子 Elza 結婚。
1947 年	Freire 開始實驗教導民眾讀、寫的方法，進而促使識字過程成為人民認知世界的行動。
1959 年	Freire 於勒希非大學完成博士論文，並獲博士學位。
1961 年	Freire 與一些志趣相同者創立勒希非「民眾文化運動」(The Movement for Popular Culture)組織，成為「民眾文化運動」的創立者之一，並擔任勒希非「民眾文化運動」成人教育計畫的總協調員。
1962 年	Freire 管理勒希非的識字教育。此時，Freire 發明了著名的文化鏈教學單元，並運用文化鏈與討論團體來提升成人識字教育的成果。
1963 年	Goulart 總統邀請 Freire 擔任「國家文盲教育方案的主任」，並至教育部組織成人識字方案。
1964 年	Freire 計畫成立二萬個討論團體，以教導二千萬文盲者。然巴西的保守派開始反對，並控告 Freire 利用識字方法，散佈顛覆革命的理念，被捕入獄。故 Freire 在巴西的文盲識字工作於 1964 年 4 月突然停止。9 月，Freire 離開聖保羅，在玻利維亞大使館的政治庇護下，於 10 月前往玻利維亞。並於 11 月定居智利。
1968 年	傑作《受壓迫者教育學》首次出版。
1969 年	1969 年 4 月到 1970 年 2 月，Freire、Elza 與其子女住在麻塞諸塞的劍橋，並以自己的思想在哈佛大學教授一門課程。
1970 年	《受壓迫者教育學》英文版出版。
1971 年	Freire 前往瑞士日內瓦，並定居於日內瓦。
1978 年	Freire 的母親過世。

時 間	大 事
1980 年	Freire 終於結束流亡生活，返回巴西，居住於聖保羅市。
1986 年	8 月，《紐約時報》報導一篇文章，強調 Freire 在不同教育系統之組織的重要性。10 月，第一任妻子 Elza 因心臟衰竭病逝。
1988 年	Freire 與第二任妻子 Ana Maria Araújo 結婚。
1989 年	1 月，Freire 進入巴西最大城聖保羅市的市政府領導階層，擔任聖保羅市的教育局長。
1991 年	5 月，Freire 正式辭去聖保羅市教育局長的職務。Freire 擔任聖保羅大學(USP)的訪問教授。
1997 年	1997 年 5 月 2 日的清晨，Freire 因心臟發作，與世長辭，享年 76 歲。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在臺灣，有諸多博碩士論文探討 Freire 的思想，王秋絨 (1990) 分析、批判 Freire 的教學模式，提供我國成人教學革新的參考。藍惠寧 (1999) 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為切入點，將 Freire 的理論放在現實的社會脈絡，嚐試由此來找出其特點和重要性。李永薇 (2003) 探究 Paulo Freire 對話教學論及其轉化於臺灣教育現場的可能。湯仁燕 (2004) 探討 Freire 的對話教學理念與實踐之道。施宜煌 (2005) 探討 Freire 的意識覺醒理論對我國道德教育的蘊義，進而掘發出實踐人性化道德教育方式的建議，以為革新我國道德教育方案的參酌，重建更符合人性發展的道德教育圖象。吳怡歆 (2006) 以 Freire 之「意識覺醒」觀點做為研究的基底，並試圖發掘其對於我國課程改革的啟示。

環視臺灣目前的社會，貧富差距愈趨嚴重，社會壓迫的現象湧現，彼起彼落、層出不窮。因此，若細究 Freire 的思想，臺灣教育可借鏡之處即是我們應思索如何實現更富有正義的教育實踐，讓教育不要因為學生的貧富背景差異而萌生更多非人性化的壓迫現象。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實踐更為人性化的教育，教師與學生完善人性的實現方有可能，教育理想的實現也才有可能。

## 參考文獻

- 王秋絨（1988）。包魯·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對話教育思想評析。**社會教育學刊**，**17**，147-172。
- 王秋絨（1990）。**弗雷勒批判的成人教學模式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王秋絨（1992）。批判的成人對話教育家—弗雷勒。載於劉焜輝（主編），**人類航路的燈塔—當代教育思想家**（192-238 頁）。臺北市：正中。
- 王秋絨（2010）。謙虛的鬥士：Paulo Freire 的教育勇氣與智慧評述。**教育與社會研究**，**20**，145-159。
- 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原作者：Paulo Freire)。臺北市：巨流。（原著出版年：2000）
- 方永泉（2011）。壓迫者教育學內涵初探。**市北教育學刊**，**38**，71-96。
- 李永薇（2003）。**Paulo Freire 對話教學論及其轉化**。私立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縣。
- 李奉儒（2003）。P. Freire 的批判教學論對於教師實踐教育改革的啟示。**教育研究集刊**，**49** (3)，1-30。
- 吳怡歆（2006）。Paulo Freire 「意識覺醒」觀對我國課程改革之啟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施宜煌（2005）。**弗雷勒意識覺醒理論及其德育蘊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湯仁燕（2004）。**Paulo Freire 對話教學理念與實踐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詹棟樑（1989）。思想的激盪—弗雷勒的壓迫教育學。**社教月刊**，**32**，26-30。
- 黃志成（2003）。**被壓迫者的教育學—弗萊勒解放教育理論與實踐**。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



- 藍惠寧 (1999)。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解放教育(哲學)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 Alschuler, A. (1976). Foreword. In W. A. Smith (Ed.), *The meaning of conscientizacao: The goal of Paulo Freire* (pp. v-viii). Amherst, M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Berthoff, A. E. (1987). Foreword. In P. Freire, & D. Macedo (Eds.), *Literacy: Reading the word and the world* (pp. xv-xxvi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arnoy, M. (1997). Foreword. In P. Freire (Ed.), *Pedagogy of the heart* (pp. 7-16).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Clarke, P. (1998). Translator's notes. In P. Freire (Ed.), *Pedagogy of freedom: Ethics, democracy, and civic courage* (pp. ix-x).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Elias, J. L. (1976). Conscientization and deschooling: Freire's and Illich's proposals for reshaping society. Malabar, FL: Krieger.
- Elias, J. L. (1994). *Paulo Freire: Pedagogue of liberation*. Malabar, FL: Krieger.
- Elias, J. L., & Merriam, S. B. (1995).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adult education*. Malabar, FL: Krieger.
- Freire, A. M. A., & Macedo, D. (1998). Introduction. In A. M. A. Freire, & D. Macedo (Eds.), *The Paulo Freire reader* (pp. 1-44). London: Routledge.
- Freire, P. (1975). *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 Freire, P. (1978). *Pedagogy-in-process: The letters to Guinea-Bissau*.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 Freire, P. (1985).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Culture, power, and liberation*.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 Freire, P., & Macedo, D. (1987). *Literacy: Reading the word and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Freire, P. (1992). *Learning to question: A pedagogy of liberati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Freire, P. (1993). *Pedagogy of the city*.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Freire, P. (1994). *Pedagogy of hope*.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Freire, P. (1996). *Letters to Cristina: Reflections on my life and work*. London: Routledge.
- Freire, P. (1997a). *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Freire, P. (1997b). *Pedagogy of heart*.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Freire, P. (1998). *Politics and education*.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Freire, P. (200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Gadotti, M. (1994). *Reading Paulo Freire: His life and work*.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Gadotti, M. (1998). The political-pedagogical praxis of Paulo Freire. In P. Freire (Ed.), *Politics and education* (pp. 105-112).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Haviland, R.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of Paulo Freire. *Adult Education*, 45 (5), 280-285.
- Kirkwood, G., & Kirkwood, C. (1989). *Living adult education: Freire in Scotl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Kozol, J. (1978). Foreword. In P. Freire (Ed.), *Pedagogy-in-process: The letters to Guinea-Bissau* (pp. 1-4).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 Macedo, D. (2000). Foreword. In P. Freire (Ed.),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pp. 11-27).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Macedo, D. (2001). Preface. In A. M. A. Freire (Ed.), *Chronicles of love: My life with Paulo Freire* (pp. 1-9). New York: Peter Lang.
- Mackie, R. (1981). *Literacy and revolution: The pedagogy of Paulo Freire*.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McLaren, P., & Leonard, P. (1993).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P. McLaren, & P. Leonard (Eds.), *Paulo Freire: A critical encounter* (pp. 1-7). London: Routledge.
- Morrow, P. A., & Torres, C. A. (2002). *Reading Freire and Habermas: Critical pedagogy and transformative social chang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Roberts, P. (2000). *Education, literacy, and humanization: Exploring the work of Paulo Freire*. London: Bergin & Garvey.
- Shaul, R. (2000). Foreword. In P. Freire (Ed.),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pp. 11-16). New York: The Continuum.
- Shor, I., & Freire, P. (1987). *A pedagogy for liberation: Dialogues on transforming education*.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 Smith, W. A. (1976). *The meaning of conscientizacao: The goal of Paulo Freire's pedagogy*. Amherst, M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Spring, J. (1994). *Wheels in the head: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of authority, freedom, and culture from Socrates to Paulo Freire*. New York: McGraw-Hill.
- Taylor, P. A. (1993). *The texts of Paulo Freire*.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Torres, C. A. (1993). From 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o a luta continua: The political pedagogy of Paul Freire. In P. McLaren, & P. Leonard (Eds.), *Paulo Freire: A critical encounter* (pp. 119-145). London: Routledge.
- Torres, C. A. (1994). Foreword: A land of contrasts and a pedagogy of contradiction. In M. Gadotti (Ed.), *Reading Paulo Freire: His life and work* (pp. ix-xii).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Torres, C. A. (1998). Introduction. In P. Freire (Ed.), *Politics and education* (pp. 1-16).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A Critical Encounter's Life Images:**

### **Paulo Freire**

Yi-Huang Shih\*

#### **Abstract**

Brazilian educator Paulo Freire, perhaps best known for his influential text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was born on September 19, 1921 in Recife. Freire recalled that the poor severely affected his ability to learn and ultimately dedicated his life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the poor. Freire died of heart failure on May 2, 1997 in Sao Paulo, Brazil, leaving behind him a legacy of wisdom-filled texts that continue to profoundly affect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today.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Paulo Freire's life images (1921-1997). To achieve the above purpose, the researcher divides Freire's life images into six parts, including (1) early years' life, (2) teaching experiences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graduation from university, (3) literacy work experiences in Brazil, (4) literacy work in the period of exile, (5) return to Brazil to reform, and (6) later years of his life.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exploration of Paulo Freire's life images, people are able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life.

Key words: life images, critical consciousness, literacy, Paulo Freire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